

主编：谢大光

白色

果树巷散文丛书



曾秀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果树巷散文丛书

白色

曾秀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色 / 曾秀华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9

(果树巷丛书)

ISBN 978-7-5306-5521-4

I. ①白… II. ①曾…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81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52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序

谢大光

对于新疆来说，文字的抵达似乎更为艰难。这里到处都能激起表现的欲望，人们难得心无旁骛，跋涉常常止于中途。

第一眼看上去，新疆的美几乎一览无余，毫无悬念。天山的雄奇，喀纳斯的灵秘，帕米尔的冷寂，伊犁草原的彩色嬉闹着铺向天际……每当旅游季节，新疆就把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让自己的姣好有目共睹。于是，随着旅游的兴盛，关于新疆的文字也日渐热闹起来。这些文字和它们的作者一样，来了又走了，像一阵风，没有留下什么。“当美成为大家都能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就应该避开它。”这是作家周涛的告诫。周涛在新疆生活、写作了几十年，他说的是实在话。

我有过三次浮光掠影的新疆之行，每一次都感觉又熟识了一些，却似乎更陌生，越是走近她，困惑越多，游移越甚，终是未能着笔。我现有的语言无法触摸到她。这是怎样一片土地！绿洲偎着沙漠，草原贴着雪山，生与死，闹与静，丰饶与贫瘠，炎热与酷寒，绚烂与单调，坦诚与险诈，这些截然相反的物象情态，奇迹般地携手并存，在极度不和谐中呈现着祥和、安宁。读《大唐西域记》，像“沙石流漫”“风雪奋发”“飞沙雨石”“四远茫茫”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泉

白色
沙漠

曾秀华

流交带，气序和畅”这样近乎两个世界的词语，在玄奘的笔下，总是联袂而出。造化炫技，历史传奇。克孜尔千佛洞保存着打开敦煌奥秘的钥匙，尼雅、楼兰、小河墓地埋藏着世界四大古文明交汇融和之谜。然而，生长传奇的土地依然敷演着俗常恬淡的生活，夏雨冬雪，春种秋收，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朴素平和得让人低下头来欣赏，正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五本书，被冠以“果树巷”的散文丛书。

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位作家的散文集：丰收的《西部人间》，虞翔鸣的《含蓼集》，曹平林的《行走的记忆》，郁笛的《被耽搁的遗忘》，曾秀华的《白色》。

阅读这五部书稿，我怀着敬意。当下文学式微，文坛寂寞，以人的内心世界为关注点的散文，有幸成为一种奢侈。真的散文，哪怕只有三两千字，往往需要用毕生体验，熬着心血去经营、浇灌。按照经济学投入产出比的标准，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此“傻事”只有追求精神富有的人，才会乐而不疲。我视五位作者为同道。尽管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却共同成长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块沃土。兵团襟怀开阔，文化包容，在高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旗下，汇聚着四方八面的乡风乡情乡音乡曲。好水出好女，杂食养硬汉。他们在生活中无愧于土地，在文字中无愧于良心，扎深根，说真话，才得以结出今天的果实。散文是宽容的，又是挑剔的，文字的表现尽可多样，总以透出作者的真性情为上。五位“果树巷”里人，有的相识多年，有的素未谋面，真正的认识还是从他们的作品开始。

丰收的才干是多方面的，如果不是钟情于文学，他的人生会有多种成功的选择。即以文学论，十八般武艺操之在手，皆有建树。得益于创作实践的多方面尝试，丰收的文字大开大阖，收放自如，大处着眼，细处着笔，眼观六路，情动于中，叙事论理多用史传笔法。他的写作状态常是忘我的，性情完全投入其中，敢爱敢恨，执拗而又快意。《宿星滩》，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对于“文革”期间底层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苍凉中勃动着雄性的悲壮。几个普通农工的形象刻画得鲜活可亲，在大漠昏黄的背景上，闪出人性的光芒。写到社会政

治生活的变迁，轻轻一句“季节转换，生活原本的内容觉醒复活”，简洁准确而富有张力。《石头河子》为一座军垦城市作传，首先关注城市的灵魂。“这是一种建筑精神：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尊重老百姓的传统习惯，城市也就有了独具个性的文化品格”。为了厘清城市的脉息，作者刨根问底，穷事究理，从一串串老旧的地名中，挖掘出玛纳斯绿洲屯垦文化的深厚底气。集子中的一组特写，选材和角度体现了作者前瞻的眼光。丰收说：“我的家乡有160万平方公里，辽阔极了。如果发现不了雪野深处的草原发现不了浅草远，看的茸绿，那只怪自己有眼无珠。”“置身生活的斑驳陆离，我时常感到温热的地气通心透腑地上涌着。”这就难怪读他的作品，会有一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虞翔鸣和我是同行。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成就了他文字中的书卷气。一阅《西域屯垦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更多的时候，老虞是内敛的，哲思重于抒情。“每个人，每棵树，每粒沙子，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构成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认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自己的序跋文字中，面对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你的父母、爱情、孩子，当然还应该珍惜文学，珍惜它的纯洁和高尚。森林不会因为有点污泥浊水而死亡，文学会由于自身的高贵而永生。”对于作者，他是宽厚热诚的引路人；对于自己，他是一个近于严苛的解剖者。“我不是一个有多少天分的作家。……不过我自恃写得还比较诚实，许多篇什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个荒野里的追寻者。”《片羽集》就是这样一部“荒野里追寻者”的自传。它丰厚驳杂的内含既得益于作者的生活积淀，也得益于多视角跨文体的实验性写法。在斑驳、断裂的画面后面，洇出圣洁般单纯，宛如冬日黄昏雪后的阳光，凄美中透着温润。

作为拓荒者的后代，曹平林的写作体现着一种责任。他的童年和兵团的童年交织在一起，在共和国初建的日子里，见证了创业的一代人，在荒漠上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劳动场面。他说：“没有哪代人能在这短短几十年间经历得如此

丰富多彩。历史在这里仿佛被浓缩了。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的胜利和喜悦，也经受了太多的挫折和痛苦。正是这胜利与挫折、幸福和苦难构成了我们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精彩人生。”可贵的是，他的回忆保留着一个儿童纯净的目光，不以“意义”作为记忆取舍的标准，许多日常细节和趣味为同代人的回忆所忽略，显示出独有的价值。“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曹平林的回忆散文可以和兵团历史相互印证。

丰收、虞翔鸣、曹平林的散文，像是沙漠上的梭梭花，“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它的主根也要深入地下几十米。”宿星滩，老湖沟，五家渠，是他们在兵团生活的土地上打下的深井，经历越久，井水越甜，越养人。相比之下，郁笛和曾秀华属于较为年轻的一代。“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们的成长赶上了注重个性的变革时代，记忆的历史留下更多私人的痕迹，文学开始回归本来的质地。他们的写作，有着自己的优势和难度。

郁笛是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感情如此脆弱的男人，是极不适宜像我这样早早远离故土而一个人闯荡世界的。”他需要在写作中整理充满矛盾的内心，纾解对于母亲和故乡的依恋。也许，诗歌在给予安慰的同时，又放大了他的离情别绪，他转而向散文寻求安宁。命运总是爱捉弄善良的人。母亲的离逝，家庭的变故，迫使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竭力挣扎着，渴望保有心灵的柔软：“竹篮里的水，也应该是水。我们留不住那些清澈之物，我们在自己的篮子里，尽可能多的挽留一些命运的‘湿意’吧”。郁笛是内省的。我喜欢他在乌鲁木齐的冬夜里，在飘着雪花和微风的深夜，敞开心灵的拷问和自白。他说这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在被文字打开的过程中，体验寂寞的芬芳也体验被书写的命运。”而作为“他者”的我们，在静静地倾听中，也会体验为坦诚感动的暖意，肝胆相照的交流。郁笛的散文也有对于生存环境和他人的观照，“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异乡人，除了新疆广大的‘美景’，我还需要用我自己的跋涉，来表达一个异乡人内心的苦难与喜悦之外，总是这些不同处境的新疆人的命运，是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得以感知生命隐痛的最敏感的物象。”只是这部分文

字有些过于匆促，缺少必要的沉淀。和诗歌相比，散文有自己的时间维度，需要多一些耐心和从容。

优游，是曾秀华散文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内心生活状态的自然流露，像伊犁草原上的羊群，雨后湿漉漉的野花野草。她善于将难以言状的感觉具象化，让读者触手可及。她这样描述病床上的感觉：“手术结束后，很多手像玉米叶那样垂下，将我从白色的光焰中抬出。”“大量的令人恐慌和无助的线条，以及嘈杂的声音，它们合力撕裂我的身体，好像还发出锦缎破裂或者荷梗折断的脆响。”更多的文字，她留给了记忆中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有那些发生在这所为阳光拥抱的屋子里的所有故事，早已融入我的血液，让我在行走的路上，有一种温暖时刻陪伴。”一家六姊妹，成长中的烦恼，窘困中的乐趣，种种调皮、促狭的行状，和着亲昵跃然纸上。对母亲的怀恋是曾秀华散文中最感人的部分。《归去来兮，我的母亲》，通过十六天的扫墓行程，仿佛循着母亲的足迹走了一遭人生，体味到平素不曾有的感悟。生命在思念中浓缩，文字也现出不同以往的境界。生活的变故是写作最好的老师，随着阅历的增长，单薄自然会充实，稚嫩自然会成熟，无需刻意的约束，因为他们还年轻。

某种意义上，兵团的散文创作也正年轻。沃土初垦，良种已播，向生活扎下的根，托举起向天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果树巷”的延展、繁茂，是值得期待的。

2009年8月28日于津门

一、城市与旷野

行走在公主之城	003
死在冬季的鸟	007
梦见城市	010
白色	012
回到喀纳斯	015
喀纳斯的黄昏	021
画卷中的诗行——寨口	025
蜗牛的哲学	031
一个人的多个世界	
——小说《另一个人》创作谈	035

二、时间与深处

我的家在西域	041
闺门六姐妹	058
屋顶的阳光	078
归去来兮，我的母亲	092
看电影	096
牧羊时节	099
母亲的箱子	102
端阳笔记	106
水仙花的祝福	110
陇上行	113
寻找冬季	125

白色
巴
尔
图

曾
秀
华

三、路上的简笔画

- | | |
|-----|------------|
| 129 | 梦里低回，我的北大 |
| 136 | 我的北大之旅 |
| 140 | 海棠树之死 |
| 143 | 杨树庄纪行 |
| 147 | 雨中飞鸟 |
| 149 | 薰衣草，熏香爱的手指 |
| 152 | 消费手记 |
| 154 | 房东故事 |
| 157 | 少女晓琪 |
| 160 | 桃花三月 |
| 163 | 假如小君 |
| 166 | 五毒 |
| 171 | 凉皮人家 |
| 174 | 残缺的月 |
| 177 | 高手 |
| 182 | 小惠 |

一、城市与旷野

行走在公主之城

我习惯把伊宁市称为公主城，不仅仅因为曾经有两位美丽的公主在这里走完她们的一生，还因为，在我心目中，伊宁市有着童话中公主的优雅与从容。

悠闲的生活

踏上伊犁这片土地，你就来到公主宁静祥和的殿门。她虚掩着花园的门，让花朵默默开放，让鸽子在胡琴的清音中款款漫步。她是温婉沉静的，看那简约如画的山，看那一边泠泠流动，一边向你瞥来温和目光的河流；她是神秘瑰丽的，看那绿缎子或大片兽毛皮似的草原，看那跳跃着红色紫色蓝色与鸟鸣的灌木林，这不正是童话中的公主之城么？

只要你愿意随处走走，还能看见那种尖顶的白铁皮房屋，或者是青色瓦房顶的大院。不远处，停放着几辆出租汽车，静静等候着乘客，而我更愿意有辆马车，小轮的，东方式的便捷马车，在浓荫中的的笃笃地一路走来，洒一路细碎与悠闲。然而，马车在市区是禁绝的，老城的交通压力太大，市府每

年都有财政支出用在道路改造上。

“到大桥。”听了我的话，汽车驶上笔直的公路，穿过绿荫人群，人群绿荫。路边，满树果实滴滴着最富质感的阳光，正面对着的，正是著名的伊犁河大桥，并不十分雄伟，但线条流畅优美。

选择一个高度，依着绿荫，可以看见河边的鱼塘四周发着白光的石头，它们躺在那儿，回想着几百年前赶着驼队经过的商队。彩云般明亮，流水般柔软的丝绸曾经从山的缺口走出去，成了黄金。据说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曾经身着光灿夺目的丝绸龙袍去看戏，文武百官，贵妇小姐再也无心看戏，只顾赞叹丝绸的美丽。

伊犁河谷曾是丝绸之路、玉石之路、陶瓷之路的一个纤细的分支。风也从这里经过，不经过任何迂回的风吹向城市，就像它吹过每个人的一生。公主城在不远处铺排开来，温暖的天空下，她显露出略为模糊的轮廓。

行走的风景

刚到伊宁市那几天，真有点让我惊讶。那些林立的楼房，像小麦地里的高粱，是农人头年遗在地里的种子，或者是鸟雀留下的。好在我住的那条巷子长着一排淡绿色的槐，矮矮的，恰好能遮住窗外那些令我不安的高大建筑，天气晴朗的时候，风中有槐花的味道，甜而绵软。

我开始渐渐深入这座城市，就像一尾孵化不久的鱼，开始熟悉广阔的水域，渐渐的，我脑海里出现一片树叶的所有脉络。我想象着最初抵达这里的人们，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尽快在河边的空地上安顿下来，建起集市，吸引来往客商，然后开始兴建各种式样的木结构房屋——在一些街边，我看到过那样的房屋，绿釉瓦，雕着美丽斗拱的房屋——接着，与这条街道垂直的横街就像鱼的脊椎，依次排列开来，人们为了区别那些横街，开始种上橡树、杨树、垂柳、黄桷、毛

头槐，就像人们现在看到的一样。不过美丽的古树越来越少，也因此被列为保护的对象。

更多的其他树种被种下，就像和它们一起成长的高楼大厦，农人们不断地把高粱种子、松子和无花果遗留在土层下面，它们长成完全不一样的高度，我慢慢开始习惯那些高度。

那些繁盛的高大之下，是一簇簇闹中取静的伊斯兰风格的院落。屋主人是极爱绿色植物的，每一簇邻里聚居的屋舍中间，都隔着扶疏的花木，盘曲美丽的葡萄树毫不吝啬地垂挂到院外，给那些走了远路的人以阴凉和甘甜。隔着白色的房顶和树木，每一个木窗里垂挂的绣着花边的短帘，样子都是最古典的，能看见擦得锃亮的银器，有着美丽花纹的瓷器，或者墙壁上绚丽的挂毯的一角，每一样东西，都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新鲜样貌。恍惚间，突然觉得，其实自己的生活才是最无趣的。

高楼中间的茜纱窗。走在这样的风景中，永远不会因为重复与被重复而产生视觉疲劳，走着走着，会突然从巷子里走出一个穿着艾得莱斯绸的姑娘，将你的目光，远远地拉进另一片美丽的风景……

四季的气味

刚进入八月，这个坐落在伊犁河边的城市上空，就已经飘浮着瓜果的甜蜜与芳香了。事实上，公主城每个季节都散发出不同的气息，就像女人每个年龄段不同的歌喉。

春季，是纯洁微凉的薄荷气息，那气息如同一个可人的微笑，带着薄薄的忧郁，被春风带到每个角落。

夏季，是雨和树叶的气息，这时候，坐在阳台上，捧一本书，最好是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或者是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听棕林鸫在梦一样的水雾中歌唱，或者看它从亮晶晶的地上捡起一条惊慌失措的虫子，它的脸颊显得有些顽皮，很快隐没在树叶中间，享用美味的午餐。雨有时因为太猛，

雨束从有些破损的阳台木屋顶上跌落，发狠地砸在一盆木槿上，花瓣意外地掉落一地，沾在粉蓝色的地板表面，像一帧有些潦草却不失写意的水粉画。

秋季，是一瓶颗粒状的果味饮料，苹果城的苹果、蟠桃，近郊庄园的葡萄，还有等待一场清霜的枣，沙脆如蜜的梨，它们在城市中四处张扬自己熟透的深情，在空气中形成微小的气味分子，与邂逅的每一卷清风拥抱，让行走在街上的人们，在那清风中想起自己甜蜜的爱情。

冬季，是浓烈的略含汽酒味的雪的气息。虽然一切圆圆小小的气味颗粒已经沉淀，但冬天的气息最为醇厚，因为它里面浸泡着花朵的微笑，雨和叶子的爱情，鲜美果实的迷人呓语，还有飘散在凛冽空气中喷香火热的烤肉香，公主城的冬季，在雪的气息中有着异域的妖娆。

这样的八月，穿过伊犁河边的民居小巷，玩闹的孩子们会停下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你，他们是这城市的明天，而他们和你的昨天何其相似。那么，细君公主那个叫做少夫的孩子呢？她是否也曾以惊异的目光打量一个过路人。屋舍隔着扶疏的花影，独门独院的房子，收拾得连空气也是明净的。

那些盖得非常轻巧的木骨住宅，让正要下山的夕阳照着，直显得晶莹清澈，每一所房屋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白中最白的，蓝中最清淡的。一些拿着乐器的人，在葡萄架下拨弄清亮的音符，让你的脚步犹豫起来，是沿着河回家，还是坐下来，嚼着流水，听那来自时空之外的琶音……

死在冬季的鸟

2007年，伊犁的雪来得格外晚，雪花也轻薄瘦小，算来只有寡淡的三四场雪吧。三九天未了，天突地冷了，空气中有一种坚硬的东西让人心胸感到压迫，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把最后一场薄雪留下了，走在上面发出的咯吱声更加响亮，也更加冷清。

农场这时候冰天雪地，人们在家猫冬，很少能见到路上有人影。白雪覆盖的民居，露出黑色的檐角，斑驳的墙壁，墙上挂着的老玉米和红辣椒，民居四围枝叶零落、裹着一层冰花的树，空气中缓慢移动的水雾，一切俱在画中。

车轮将白雪碾压至空中，薄纱般的，抑或墓地般的凄清。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画面切换。而我的心却不会在这样的画面里过多逗留。

每次行在路上，大脑呈现出的便是一种游离状态。人走出去很远，天上地下，无所归依，有时候像是真的睡去了，但眼睛分明还停留在山谷的凹部或阴影中，被那美妙的曲线缭绕开去了。似那微尘飞着走着，不管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那撞在车窗上的小鸟，而心又分明被那微小的碰撞肢